

心之录

——走入这茫茫的雪海，天地笼万物与一人。此间只我一人，没有寒暄，没有问候，既无虚伪，又无杂念。好纯，好纯。白，原为万物之本。只每个人不同的点缀，便有了七彩的光彩。如此么？

二云渺渺，依稀昨梦又现。又几度波澜？雪五路。于梦中的追随化作一路难言。

三雪无怨，盼未断，漫回低弹于茫茫中忘却纯粹的昨天将一种思念，两个牵挂掐断
雪海、封葬只今人去，雪淹过不见茫茫一片
脚音
串串思索
淡淡远

这个梦，我要继续做（下）

□本报记者 金珍娇 文/摄



采访蒋侠让我想起了作家冰心：看书看得着了迷，手不释卷，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有时一边看书，一边嘻笑，或是流泪。母亲见了，十分忧虑，怕出什么问题。为了转移女儿的注意力，母亲总是竭力地叫小冰心出去玩玩，冰心就是不听，一心扑在小说上。有一次，母亲实在急了，把她正在看的《聊斋志异》一把夺了过去，撕成两半，小冰心不哭不叫不闹，只是迅即把地上的书拣起，接着读，母亲也奈何不了她，只好由她去读。

蒋侠对书的痴迷恐怕是不下于小冰心的。也正是这份痴迷让只有初中学历，靠打工为生的她在文学这条道路上坚守着，写出了上千首诗歌、无数篇散文以及两部长篇小说。虽然这条路坎坷曲折，让她撞得头破血流，但即使在被人偷了电脑，失了小说原稿，抱头痛哭的时候，她仍然没有放弃。

她说，心若在，梦就在。也把这句话送给当下在文学路上坚守的同仁们。

A 与父亲谈判

母亲泪眼迷蒙
与父亲的唉声叹气
失去自我
追寻
一路难言的苦涩
蕴藏
一颗泪水侵化的心
无望地
下沉 下沉 下沉

当时由于家庭经济原因，父亲拒绝让蒋侠继续升学。而这也成为了蒋侠人生中最大的憾事。

“我家里四个娃，我是老大，家里最小的是弟弟。父亲是非常典型的重男轻女的农村男人。他觉得花费 500 元给我读书是浪费钱。”蒋侠说。

当时父亲的一句话让蒋侠记忆深刻：一头牛才 300 元，一头驴才 200 元，你读个书够我买一头牛一头驴的。从小到大，蒋侠都不敢向父母要零花钱，胆战心惊地读书，生怕读不好书，父亲不让她继续读。但即便努力学习，父亲还是不同意让她继续上学。于是，面对心中想要升学的渴望，她第一次反抗了父亲。蒋侠叫来了在县城里从事教育工作的舅舅，还叫上了村长，跟父亲谈判。

“爸，就当你借我 500 元，等毕业，我工作了，就还你 5000 元，我给你写欠

条。”蒋侠当着众人面说道。

“你上哪给我弄 5000 元啊。”面对众人劝说，父亲还是拒绝了。

骨子里透着倔强的蒋侠，面对谈判无果，干脆跟父亲犟上了。蒋侠说：“我就在家自学，关系不错的几个同学上高中后，时常会把他们的书、试卷带回来给我，作为补偿，我就帮他们代写作文，这是我的强项。”

就这样，3 年的功课，蒋侠花了一年半时间就学习完了。时间长了，村里不少人觉得她不务正业，整天呆在家里写写看看的，不帮忙做家务、砍猪草，不像个正经丫头。

然而，也正是凭着这股子倔劲，一年半后，蒋侠参加了当时县城中学组织的高三考试，平均分有 80 多分，作文写得特别出彩。“当时，那所学校的老师知道后，还特意到我家做我父亲思想工作。我爸就跟老师讨价还价‘让我丫头去读书没事，她要是高考考不上好的大学，你得负责把学费、生活费都给我退回来’。”蒋侠回忆道，“结果又是不了了之。”

在家待了两年后，有一天，蒋侠的一个同学跟她说深圳打工能赚不少钱，花样年华的蒋侠心想着：行，去深圳打工一年，然后赚钱回家读书。

而当时蒋侠的父亲希望女儿找个婆

家嫁了，也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出外打工，所以不同意她的想法。“有次同学聚会，看到一个个同学谈古论今，我就特想跳出这个家，希望有个能让我自己做主的天地。于是，脑中就有个很幼稚的想法：对，嫁人，那我就可以自己当家做主了，我想去读书谁还能拦着。于是，一到嫁人的年纪，我就嫁给了我老公。”蒋侠说。

然而，婚姻生活并没有蒋侠想象中那么容易，虽然当家作主了，但是温饱却成了最重要的问题。“那时候，我感觉很恐惧，觉得好像生活也没有什么大的希望。但那个阶段是我散文、诗歌写得最多的时候。”蒋侠说，《孤孤兰》、《心之录》等一本本散文、诗歌集正是在那时候写成的。

去年，蒋侠的父亲来台州，蒋侠同父亲聊起小时候的事情。

“爸，你当时要是给我读书了，别说 5000 元，就是 5 万元，我都可以给你了。”“那时候，哪里想得到。”父亲回答道。

“是啊，那时候怎么可能想到未来，就像我想不到自己能够完成两部长篇小说一样，但是，我相信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，坚持梦想，有朝一日总能够成功的。”蒋侠淡然地说道。

B 对书的无限痴迷

蒋侠很喜欢看书，从小到大，一捧上书，便什么事情都抛到脑后，即使现在也一样。

“我最近在看《春秋战国》、《论语》之类的书，就想多了解以前的历史。”蒋侠说，“之前看得比较多的是唐诗宋词，还有现代的小说，我很喜欢老舍的作品。”

蒋侠从小就不缺课外书。由于她的大舅舅、二舅舅都从事教育事业，所以舅舅们家中的书房就成了蒋侠的图书馆。初中毕业在家的那几年，蒋侠最长待的地方就是舅舅家的书柜角落。大舅舅家书柜里全部是书，她就捡本书，靠墙角上看，一看就一整天，等到舅舅、舅妈下班回来，问她中饭吃了没，她才发现这一天就喝了一杯水。有时候，舅妈、表姐看不下去了，拉着蒋侠上街溜达溜达，蒋侠就拉着书柜不放，双方像是拔河一样，直到现在，家人聚会时还常常会说这些事。

虽然不缺书，但是那个时候蒋侠缺笔和本子。父亲不给买，成绩不错的蒋侠就帮同学代写作业、作文，以得到一支笔、一本本子的报酬。“那时候，我写的诗词歌赋、散文都会拿给我舅舅、舅妈看，所以我爸不给我书读的时候，舅舅还专门找我爸说他出钱给我读，但我爸不干。”蒋侠说道。

这几年，蒋侠也会把文章拿给她在一家报社当编辑的表弟看，去年，回老家，家人聚餐时，表弟提到了小说的事儿，跟蒋侠父亲说：“姑丈，你当时怎么不让使姐读书呢，她文章写得好多

啊。”因为偏爱古代的诗词歌赋，蒋侠对于历史书籍的阅读量，连儿子都惊奇，双方聊到历史时，儿子总会开玩笑说：“妈，你代我去考历史吧，肯定得高分。”“我之前写了一首赋，提到一个历史人物晏子，结果那首诗很多人读了，都问我晏子是什么，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诗词歌赋、古代历史都没有很浓的兴趣。像我儿子，就喜欢看网络小说，推理小说。”蒋侠说到这里，感觉有点遗憾。不过，为了跟上潮流，蒋侠也会上网看网络小说，“我就特伤心我女儿、儿子跟我说‘代沟’两字。”

事实上，蒋侠和儿女的相处方式像朋友。创作《梦·泪·梦》期间，蒋侠经常会将创作内容拿给儿女阅读，并交流想法。“我写完结尾时，我儿子正好上大学，看了我最后一章，他觉得不满意，让我重新修改，我也觉得他很多观点不错，就重新进行修改。”蒋侠说道。

蒋侠买到电脑的第一时间，就给儿女发了短信：现在咱也用上高科技了，不用手写啦。“不过，我特羡慕女儿、儿子打字的速度，噼里啪啦的，快得很，我老被他俩说‘龟速’，有时候他们看不下去了，就帮我打一段文字。”蒋侠说到此，满脸幸福，“我就跟他们说，别这样吗，你们老妈我这刚进入你们的高科技时代嘛，得让我有个缓冲的时间。”

看到蒋侠伤心了，儿女也会安慰：“老妈，你很不错了，我很多同学的老妈都不会写小说、玩电脑呢。”

C 能文能武蒋大侠

除了写文章，看书，蒋侠还是陈家沟太极拳的弟子。说起这学拳的故事，蒋侠说也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了。

“那时候，陈家沟第十八代掌门人陈世通年纪大了，已经不收弟子了。我一心想学拳，就连着两个星期，拎着礼物上门，求师傅教几招。”回忆起求师路，蒋侠总结“脸皮厚，心要诚”。“师傅最终也没有收我当入门弟子，因为他年纪大了，我年纪也大了，成不了师徒，但亲自教了我几个月。”这也是让蒋侠引以为豪的事。

因为性格开朗，蒋侠在学拳的路上交到了一众“拳友”。去年，她的儿子上高三，蒋侠回老家陪读，早晚都

在公园打圈。很多人看到了，就让她教，只要对方爱学，她就教，也不藏私。蒋侠说，这个本身就是为了锻炼身体。也因此，她交到了从事各行各业的拳友。有时候，蒋侠还会把自己写的文章给他们看，而他们则亲切地称其为蒋大侠。

蒋侠有时候听了，特别很高兴，就跟他们“吹”：“咱这也叫能文能武了，同志们，看我在文学上杀出条血路来，到时候，咱们庆祝庆祝。”

而这些朋友也成了蒋侠笔下的主角，她说，小说来源于生活，生活就是一部小说，朋友们对她的鼓励特别有意义。

